

御製

五倫書

十二之十



庫	文	閣	內
三	九	二	二
函	一	二	架
九	七	五	四
二	二	二	二
冊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54
冊數	20 ( 2 )
函號	299 12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化

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其子而樂居

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

曰無懷氏之民

之占死生之說

或五氣藝五種捕

不爭風雨時若

矣搏齋夷之

設草木溥化鳥

偽官不懷私市

人無夫柱物無

人罔不來享鳳凰

唐堯治天下五

不願戴已

公曰焉

不與億兆願戴已

不知問

服遊於康衢

我孫民

息鑿井而飲者田而食帝

諸

神

者其

民服

魚

文王為西伯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杜預曰西伯仁人也盜往貧焉乃如周人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筆人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為卿士國之君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恥也爭亦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所爭田為閑田而退天下聞康王敬恭神人

園空虛刑措不用四十年有若虞焉凡焉

漢文帝專務以德

其官民樂其業畜積

歲增戶口寢息風流

禁細疏闊斷獄四百有刑措

屈天大和百姓洽足

嘗與羣臣語及教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

為飲封德彝非之徵王

如耳帝從徵言勸而撫之

而帝行王道而王

大捨斗

如焉

見之于

聲明文

之士君臣

才十起之日人莫不奔走悲號而

不能已也

以禍亂之故知史得夫即位五載南北講好

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牛令之選

廉察之責止得敬分國之清拒趙位寵郡縣之獻

孳孳為治夜以

七中城上下相安家給人

足倉廩有餘刑部

入一十人號稱小

堯舜

元太宗時華夏歸

洪武三年 月

親時稱治平

後苑見巢鵲郊畧之勞喟然歎曰禽鳥助勞

夫沙人母子之

老若許歸養時

故元鎮撫源興被俘其厚與言有母在嵩州

年八十餘欲求歸

夫相遺之與許

願謂

聞朕

與遠遠

上不得相見

臣曰

之老者

入孝而衆

必本入

皆趨於孝此

情而為治

一月七丑

祖御謹身殿翰林學士

古符因論治民之道三吾

不同有可以

此有富以戒制

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

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

當以威制然君

不貴懷德小人畏威

施之各有攸當焉

以一言三吾懷服稽首而退

勤政

夏禹受舜禪一錯

禹湯味爽丕顯坐以待旦

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故享國

才

武王不敢荒寧嘉靖于小大無時或怨故享國

五十有九年

王自

不敢盤

沛末為天下

精為治吏

每論經理夜

有禹湯

之明而失昔幸

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東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官用務從儉約妙

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踰然有

教雞人伺漏

擊云吾雖得

唐太宗謂裴寂曰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由

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恰勤職業副朕此意

憲宗嘗盛夏季終對延英殿帝汗浹衣終欲趨出帝

卿下事乃甚樂也終或無所論靜帝輒詰所

以密入嘗謂宰臣曰天下可一日曠廢若遇連

假不坐有事即詣將退帝止之曰數

八宗恭儉無非等雖暑熱朕不為勞

刻唐制天凡除吏必召

身為清明

中謝泌

退朝進

近臣曰天下事

共宗即也書樞密院三司關封府審刑

院及講讀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

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講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或

夜分還宮其後率以

仁宗二年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詔奏事

于筵各用一字仁宗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

實對仁宗指其字之盡而後已其聽納不倦如此

國朝洪武元年

太祖皇帝謂侍臣曰

寢侍臣對曰

業之難守不暇食夜不安

日覽三覽三察三

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

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

朕安敢懷宴安而忘其故○十年九月謂侍臣曰前

庸君暗生莫不以

無為藉口

不親政

不知治

後正

何以待政為

吾無為帝

何以惜寸陰

生則庶

務務且且即即臨臨朝朝

未嘗勸勵自勉未

仰觀天象且

披衣而起或

行者即次第擊鼓待

民事有當速

命不敢故爾朕言及及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

逸樂股肱既惰元首首義義臣臣何何所所願願書書云云功功崇崇惟惟志志業業

廣廣惟惟勤勤爾爾羣羣臣臣但但能能以以此此為為勉勉朕朕無無憂憂矣矣羣羣臣臣皆皆頓頓首首

命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

問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

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

五命書

君道卷下

二



既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  
朕倦於聽納蓋朕

議又曰朕每自四鼓以與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  
思四方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

朝退未嘗輒入官中間取四方奏一省覽其有邊

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官中事亦多須徇外朝  
事畢方與慶置間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誠

慮天下之大庶務之可須更怠惰則百度  
弛矣卿等自也自今凡有

事當商略不也自

伏羲仰

之宜近取

類萬物之情

禮結網罟以教佃漁

五弦之瑟以木德王天下

神農斲木為耜操木為耒始教耕種嘗百草始有醫藥作

五弦之琴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各得其所以火德

天下

唐堯之時天下洪水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

蕃殖五穀不

獨憂之憂舜而敷治焉舜

禹跡之道交於中國堯  
次益烈山澤而焚之

之文與地  
以通神明之德以

要以儺皮為

以龍紀官作二十

禽獸逃匿鳥疏九河滄濟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

夏 稟舜三載考績也 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也 朕行也 商成湯表正萬邦績禹舊服也 率厥典奉若天命○制官

刑儆于有也 且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且敢

有殉于貨色也 恒也 帝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也

有德也 頑也 喪也 士有一于也 不匡其刑墨具也

周文王也 昂矣五也 畝之田匹夫也 是也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也

武王列爵惟五分也 教惟食喪祭享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也

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也 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也

必也 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也 三孤貳公弘化也 實也

邦教敷也 五典也 攝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也

掌邦政統六師也 平也 掌邦禁誥姦也 應刑暴亂也 司也

空掌邦土居四民也 用也 采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也 九也

周文王也 昂矣五也 畝之田匹夫也 是也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也

武王列爵惟五分也 教惟食喪祭享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也

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也 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也

必也 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也 三孤貳公弘化也 實也

邦教敷也 五典也 攝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也

掌邦政統六師也 平也 掌邦禁誥姦也 應刑暴亂也 司也

空掌邦土居四民也 用也 采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也 九也

周文王也 昂矣五也 畝之田匹夫也 是也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也

武王列爵惟五分也 教惟食喪祭享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也

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也 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也

必也 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也 三孤貳公弘化也 實也

邦教敷也 五典也 攝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也

掌邦政統六師也 平也 掌邦禁誥姦也 應刑暴亂也 司也

空掌邦土居四民也 用也 采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也 九也

牧阜成兆民六年五及一明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部

列國齊桓公葵仁侯東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官族四命曰士無世官官

事無攝取士必得無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遷釋

無有封而不告

漢高祖初民心

韓信申軍法

符依

墓

約天下既命蕭何次律令

孫有

又與功臣剖且不服給規

文帝高祖曰

養天下武帝

武帝陸海內

正朔定曆數協音律

宣帝與千閭關知民事之冀難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

自丞相已上各奉職奏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

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

機周印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

史守相輒親見問見其所由退而考察躬行以實其言

有名實不相應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

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

以柔儉安

致刑措

與之立身為學脩郊祀改

又規令文章煥焉可述

其惟良二千石乎以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

治理效輒以重勸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

中興焉以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

政公車以友支且不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

來詣闕而復拘以為政之意於是遂蠲其制

尚書閭章下職帝為後宮

親屬竟不用近畏服戶口

滋

唐太宗 豐元年以民少吏

山川形便下一曰關內二曰河東四曰

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江南九曰劍

南十曰嶺南○帝嘗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

屋營構既成勿數改有見下接正下左踐履動搖必

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宋太祖承五季之亂厭人主苛暴以聰明仁恕服天下之

從多居之祕市不易肆藩鎮強盛削之以漸多用儒臣

出理郡國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權繇是節鎮勢輕

禍亂不作專務其真獻禁進羨餘晚節好讀書

嘗歎曰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何近代法網之密耶其未

諸國必招之不至然後用兵及其既降皆不加戮

大宗沉謀英斷儉 閔農慎刑好學重儒故能削

平海內功業炳然

元 上言新正格省併州縣定官吏負數分品從官職

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勿

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

軍馬勿得停泊詞訟不得罵吏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

兩澤平物價具盜賊囚 起數月申省 又頒陝西四

川西夏中興北京三處行 諸王使臣驛

傳給賜差 傳勅旨及追立

幹 大澤問治

道天

郡帶恩澤

貽賄賂以防奸惡耳

乾甲辰五月

太祖皇帝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

在側

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

對曰一朝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始 秦滅魏之後于戈戰爭之餘斯民

憔悴甫就蘇息禮

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遂巡未建遂使漢

言事所以警諸

頒俸祿以養廉

家之業終於如是夫。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制作貴不違。蓋有其時而能為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可不惜哉。

五倫

五倫 卷之十

君道

善行

命官

唐堯帝曰咨汝羲暨和春三首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其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惟時柔遠能邇博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官其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

教在寬帝曰皋陶宥罪獫狁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

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咨垂汝  
共工○咨益汝作各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

哉惟清○帝曰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無虐簡而無傲○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

人欽哉惟時建天工

商高宗相傳說命之曰爾內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

礪若濟川用汝作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

心沃朕心上爾惟踐修厥

周成王命德曰篤不忘

缺

上下民祇協庸建爾于

夏嗚呼

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命

公明保予冲子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

和恒四方

民居師○命君陳代用公監頑民于下都曰爾惟弘

周公丕訓無依執作法以刑寬而有制從容以

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

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正辟乃辟扭于姦

究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必有忍其乃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進厥良以率其成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

從厥攸好爾克敬匪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

予一人膺受多福甘其之休終有辭於末世

康王命里公保赤亦曰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

公之事往哉旌憲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訓典殊茂并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并慎固封守以

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尚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殘公其念哉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欲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

乃舊服無忝祖考夏暑雨小民心咨冬祁寒小

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言思其易民乃寧嗚呼

文王謨丕承武王呼人咸以正

罔予敬明乃訓武之光命

追配于前人命伯冏為一人無良實

賴左右前後有世之士不及糾繆格其非心

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脩不逮慎乃後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

罔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迎上以非先

王之與非其吉惟貨其吉若特瘼及官惟爾大弗克

祇厥辟惟予沙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漢光武南定河內其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

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正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



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帝謂恂曰河  
 内完富吾將因是而赴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今吾委  
 公以河内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  
 使而已寇恂至河内果能勝任光武喜曰吾固知  
 寇子可任也○建武元年遣使策前將軍鄧禹為大  
 司徒曰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議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  
 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  
 官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今遣奉軍  
 都尉授封為鄴侯食邑萬戶章下  
 二年詔三公曰  
 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  
 吏日無華日計不足月計  
 之矣夫以苛為  
 或興則下有怨  
 比或失職其咎

同言之不煩雖

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  
心吾詔書數下寇蓋捷道而吏

實在勉思惟

晉武帝咸寧初命山濤為尚書集射加侍中手詔戒之曰

夫用人惟不遺疎遠舉天下便化矣

元帝以諸葛恢為會稽太守臨行置酒謂曰今之會稽  
百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政之方是以

相屈

成帝咸康四年冊王導為丞相曰維稽古昔建爾  
于上公永為晉輔往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

休哉公其戒之

唐太宗謂左僕射房

臣曰卿為百司之首佐理陰陽朕

有不逮宜矯其失言文部尚書侯君集曰職在選舉發

朕聽宜屏黜不肖進用賢才謂戶部尚書唐儉曰朕

情存兆庶誠不憚志宜知其疾苦體其虛實謂工部尚

書杜本曰人君欲其器以散府藏遺諫而勿為

也謂滯臆卿劉善同遠心之人朝貢不絕來數則

煩迎送拒之憂之以道令懷而不怨朕欲

庶幾唐虞亦欲卿等齊肩履契可愛非君可畏

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之

誠正之真觀

帝謂珪曰國家

人棄而不用

可愛非君可畏

遠心之人朝貢不絕來數則

煩迎送拒之憂之以道令懷而不怨朕欲

庶幾唐虞亦欲卿等齊肩履契

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之

誠正之真觀

書門下以未有它異有

誦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已

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

深患此以在周政湯帝之世是也當時郡臣如

必皆自謂有知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

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與古不磨卿曾各當徇公忘私

勿留同也○十六年以魏徵為太子太師時太子承乾

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寒貴重無踰魏徵遣傳太

子慰天下之望用真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

答曰漢太子以四助我願公即其義也公雖卧病

可擁全之

九五有非同苟

比來或護已

人之頗惜為兆

高宗時薛元超拜中書令

洛陽晉輔太子監國勅

曰朕晉卿若矣

少習庶事關中事務卿悉

身之○龍朔二年三月丙申以天司憲實德玄為司元

少常伯左肅機源直心為奉常正卿劉祥道正授司刑

太常伯守司宰正卿駙馬都尉薛瓘為司宗正卿司刑

少常伯侯善業為正卿蘭臺侍郎弘文館學士

上官儀為西臺侍郎左相許圜師為左相司列少

卿伯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中護賀蘭敏之為左侍

極弘文館學士德玄等

等入書帝謂曰權

佐食祿之官多

庶心勿墮前弊無不

執注此官宜各

玄宗以黃門侍郎王全德

吏部侍郎王易

等為諸別刺史臣曰朕欲妙擇收率以崇教化

亦欲重其資望自今已後三省侍郎缺須求

曾任刺史者郎官秩雖高曾任縣令者

憲宗以裴坤同平章事謂坤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

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卿其勉之

宋太宗以宋琪李昉立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

張齊賢王沔同政

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

無不亂御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凡事未達見當世之務  
 戾于理者則快也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不當盡  
 其所蘊言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但協于道朕  
 豈不以崇高自任使人不敢言也○帝欲相呂蒙正以  
 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  
 留為太保兼侍中普曰臣自驕不能謹言明為君罰弭愛憎何憂不治卿  
 勿面入拜蒙正中書普曰同平章事  
 神宗以進士范育為涇陽人  
 載其薦之者  
 歸既而從張  
 御史裏行帝諭

之曰 蘇聖謔說殄行此以

孝宗即位召張浚赴行在

然一身百萬機之真氣

至意浚遂就道至即引見帝

待惟公賜坐降問再四浚

言不志以對浚為失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

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競業自持使清

以浚為少傅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元仁宗延祐六年以御史中丞禿禿合為御史大夫諭之

曰御史大夫職任三里以卿勳舊故持授汝當思乃祖

息也

情付托以眇

濟公為元老宜

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為法否則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又論一忽者曾兒迷失虞集等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二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三既之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四皇王真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五加即也

勿復辭

延左丞相帝諭之曰朕委

相世祖卿念祖

陛下委臣以木

盡

其甚

身建寧邵武與

為參政

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

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

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

建地瀕海民也一富庶者船往來私販者乘往時官吏多

利欲陷于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非哲對

曰臣以菲薄叨承二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即無私也三即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

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

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中微有芥蒂即不得為公矣御宜勉之六月以大都督府都督俞事張溫兼陝西都督府俞事溫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功及是入謝

太祖諭之曰蘭州之

夫將師之道有功不夜故仁者不矜其功而智無敵若之仁智雖有勇士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宗荷重之功名功卒至敗亡危滿而不溢

又曰益天下無以限富貴矣○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

則可以長保層同為吏部

向書

太祖諭之曰吏部正身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術吏用之輕重得宜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官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弊官曠職卿等居持衡之任宜在公事以辨別賢否毋祖庸庸碌碌充位而已○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訓部未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

太祖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  
之曰雍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  
必有喉舌之司以達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  
之納言唐之明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  
通政為名政猶也欲其常通無雍遏之患卿其審命  
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壅滯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  
正者隨當敷陳者無為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  
言以取容毋苛察以取怨毋諂間以欺因公清直亮以  
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太宗習 部尚書蹇義

曰為國牧民莫

切於守令賢則  
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  
猝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

特而不得其  
部選授出 一時倉  
未其令巡按監  
察御史及按察司凡  
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  
能否錄其之實具奏

求言

虞舜謂禹曰予亦  
夏島即天子位歟  
士為銘於篋蓋  
義者擊鐘告以再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音陶有柄有以待四方之  
耳小鼓也  
曰教寡人以道擊鼓諭以  
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振

商太甲謂伊尹曰既往者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高宗命復說曰言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言聞于行

列國趙簡子有

夫請曰簡子曰羊之皮不知一狐之腋諸

木六事唯唯不聞之謬謬是以憂也

文帝三年五月詔曰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

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

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

方其除之良其除之

者地震朕甚

薄不明寇賊為

凶不用其行求念

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

上封事無首隱

晉武帝泰始二年

上疏言事詔

時事者也而主者

常侍所論或舉其

然後主事入坐廣共

精凡聞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



人主若不能虚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  
 杜口結舌每念於  
 勿有所非庶幾得  
 情在忠益難  
 人猶不距非  
 和皆安以重慢  
 也

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  
 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  
 多蒙補過獲保高位  
 言有偏善  
 採錄乎近者孔鼂蔡母  
 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

朕纂承皇極照臨萬方

無自蔽之響

及吏民各

利民可以

正局者有司以聞

大夫論其可否

裁而用之

唐高祖每與杜正倫章好

論事稱帝為

設賞

聞神音

馴然領下有

人君

屬遂犯吾鱗神闕失朕豈

危亡哉思

酒以相樂○武德元年孫

伏伽詣闕以

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

大加屢奏請改革舊政帝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

道上下相蒙主則驕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

至使社稷傾危身

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

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禪不逮比

比

每虛心接待其間謔言然唯李綱差盡忠歎伏伽可謂  
誠直餘人猶踵弊也 已豈朕所望哉

太宗貞觀元年正旦日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治  
正臣事邪主不能致治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可得  
安天下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而定天下既  
而規家流慶子孫 且其貴人之所致也後世稱美  
不 上朕雖不明明 問至乎大好大惡容或知  
之 諸公數相諫 ○ 年劉洎遷寺 帝謂侍臣曰  
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須 取容朕今發  
問欲聞已過卿等須 無忌李勣揚師道  
等 陛下聖化及 矣夫劉洎曰陛下

化言

博者或面

加窮詰無不

路帝曰卿言是也

馬卿改之時太宗每

必詰難至再

書讀御筆如 曰非應無以臨下非言  
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

祥心氣非

天旱手詔京官文武九品已上

高宗東徵五年 及朝集使各進呈 極言厥咎又嘗謂五品已上曰往  
日不離膝下且夕為奉時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  
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下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  
言也自今已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詔曰昔公卿面諫載在簡冊令僕  
陛奏亦惟舊章所以下竭其心上聞其過君臣同德豈  
不盛歟公卿已下有能論時政之非為朕躬之闕有益  
於國有利於人者或言以救時弊朕必當行終無諱  
者朝廷用丁五品丁或有不當亦任奏論在京文武  
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

封事宜論得失無假文言  
為政者宜言作事者稽  
亦理煩而  
及諸色人等有論  
傑射尚書及左

右丞

夫中丞

其狀聞奏

其所上封事除常參官

觀或能堪用者

亦宜具言詳議官中或有不

狀奏聞

德宗且元九年九月宰相曰今木盜雖除時猶多

艱也納以造升且在日朝官諫臣都不陳奏外事

人之利病朕何之自今且衛及延英坐日常令朝

官三兩人面且時政得失庶有弘益又須精擇諫官俾

極言無隱

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謂宰臣曰朕近讀貞觀政要粗  
見當時之事以太宗神武且有一事少涉過差群臣進  
諫者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

十論不得一二而已

五代周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詔曰文武班列親近臣僚愛國誠堅致君心切苟或聞朕躬之過失觀時政之否臧無惜敷陳以輔未苦口良藥逆耳忠言裨益滋多臧佇惟切今後內外臣僚有所見及有所裨贊可具實封章以聞或對面使非特引見

宋太

隆二年詔

起若百官以次轉對並

指陳不得失事才許非特入閣上章不候次對

下侍郎昭文

宋琪等曰在昔帝

敢貢言者朕與卿

情無有壅蔽卿

等但

相府陛下曲賜溫

雍熙元年六月丁亥詔求直

之上

干

殿蓋

由焉豈非燭理

壅塞政治未洽

一撓賦調未得均

一賢良多所滯滯有

經載深御朽之誠思

致君所宜各竭忠規

非才待罪

副聖意

敏托於兆人

祐萬務粗治

既延災於正

上天儆戒必有

明賞罰之所未

當物情尚多於

平生民未息於

瘡痍獄訟未除於

于此足敗政

于有位咸切

陳時務

之否臧宜鑿乃心必期無隱朕親覽用自儆焉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春詔曰朕欲承大寶祗勵小

心膺眷佑之無疆荷靈禧之狎至少歷周慎俄有震驚

雖曰因入敢忘克己乃榮王元儼官不謹遺燼遽致延

燒昏夕之間皆率方殿

茲之際士五駢臻尚賴群心

未躬應文武官並許直

仁宗明道元年八

載于茲未

載于茲未

嘗

而端門正寢

敢息省循其令內外臣

命

用敢

冀格和而乃

震懼載懷怒焉如

惕于中信化未孚于下緣茲夾戾再集機祥重念景公

退榮舍之災成王起

予眇冲靡克通感矧前詔中外

真謹言亦既累旬未

偏於八殿

緬思降儆

賜矣母有所隱

賜矣母有所隱

賜矣母有所隱

賜矣母有所隱

賜矣母有所隱

賜矣母有所隱

賜矣母有所隱

賜矣母有所隱

賜矣母有所隱

賜矣母有所隱

聞獻可有能究民利病規朕闕述在位之阿私圖禦  
 邊之方略朕將裁損以節用○庶民中手詔宰相杜  
 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  
 以時上之又開天閣賜琦等坐咨訪急務  
 英宗治平四年○大直言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  
 和風雨時○先帝○以來水潦為沴○大兩京師廬室  
 墊傷被溺者衆木田○不虛發豈朕○  
 帶○

災變之來曾  
 天下刑獄  
 順氣歟不

然○九之甚著也今物窮○  
 位者之忠言進期自新厥路○  
 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  
 心以陳○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脩○  
 以輔○  
 神宗熙寧七年求○詔曰朕法○日淺○于致治政失○  
 厥中以于陰陽之和乃自冬之春旱曠為虐四海之內  
 被災者廣間詔有言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變歷日滋  
 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火命失時中夜以興震悸靡寧  
 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  
 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與忠謀諫言鬱於上聞而阿諛

復未真未聞在  
 應中外臣寮並許  
 可以佐元元者悉

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易氣之入不效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倣成朕志焉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心以聽其言

孝宗清燕每訪政

嘗謂刑部侍郎蕭崇政殿說書汪

大猷曰朕思與卿等

款語知朝政闕失昏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

金世宗諭宰臣曰朕之言行貴

人直諫而無

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

又曰朕自

即

等未嘗肯盡

言不而不言是相疑

然則謂之嘉會

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朕日

言之人不欲觀之

矣又曰朕觀唐史魏徵善諫

家大事其得諫

臣之體迹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

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宰

臣惶愧無以對

國朝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微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

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吾

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

愈築城百姓怨否對曰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  
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審成敗之迹若漢高  
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  
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  
于一

主公良明神武燕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  
火措之於社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  
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豐  
皆  
于民甚非得已然  
勞苦恒思所以

休也仲

太祖曰有不便者盍盡言之  
布帛撫慰之而去

之生息可待矣  
皆拜謝乃賜諸父老



五倫書

君道

御寶 善行

聽

禹聞善言則拜○臧陶曰朕下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

底可績

付若

商成湯從諫弗咎  
列國 魯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  
旱備也脩城郭聚食省用務穡藉分此其務也巫尪何  
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也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  
歲也饑而不害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完諫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絮不補屨決不宜民誠寒矣天寒而起役恐傷民乎公曰善令罷役

晉平公春築臺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臺人棄民時也夫德不施而又百姓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

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其時是重碑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衣發以與飢貧

有先而樂之六月不歸趨進諫曰君

樂

海也景公接戰米百石

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人

主也材亦非此

者不亦可

威王時鄒忌

左右莫不私王

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

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善諫寡人者受中賞

能諷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

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暮年之後雖欲言

日安得樂此

衣待之曰君奚不

之賢非此二人

所以臣參比二人

國人謀不內矣

地方千里

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

善乃下令群臣吏

下賞令初下群臣進

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暮年之後雖欲言

無可進言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

廷

楚莊王立為君二年不

於國

臣而遽諫其君者

惡為人則死無

赦蘇從曰

君則非忠臣

而不諫其

擁越姬左

如右

從曰

道者多糧好

樂者多下

曰善左執

蘇從

授蘇從為相

昭

左洞庭

之

而忘死

使入遺老

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

主勿往遊焉王曰

之於且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

遊乎怒而擊

之遊不可

曰今日荆臺

共樂之矣步馬

曰臣不敢下

道大王肯聽之

願得首

人臣而忠其君者

策言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

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

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

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

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

柰何令尹子西曰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地為  
 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遊於父之墓上  
 者也於是王還軍卒不遊荆臺令也  
 梁君獵見白鴈群也之道有也  
 群駭因怒欲射  
 曰不與其君  
 當以入也  
 為民也也使吾以入也  
 兩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  
 襲謂也  
 戎

戎  
 為民也也使吾以入也  
 兩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  
 襲謂也  
 戎

漢高

女以千數意欲也  
 道故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也  
 秦即其樂此所謂助桀也  
 藥苦口利於病願聽也  
 何以罪繫獄也  
 繫之暴也上曰也  
 予今相國多受賈也  
 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也  
 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也  
 豨黥布反時陛下自來往也  
 相秦皇帝有善歸王有惡自  
 而請吾治也日媚於民故繫治  
 宰相事也  
 宰相事也  
 宰相事也

張良曰夫秦為無

張良曰夫秦為無  
 耳利於行毒  
 相國蕭  
 下

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買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適足法哉帝於是使使持節入謝帝曰相國休矣

白故繫相國沈令百姓聞吾過

爾

文帝時每言曰臣官

可用置之言可則來之

納用焉

武帝年口口口口

而

此時為利乃利買人李斯之分過又何

屍不許我不過為

言不

雖切常假借

士言神仙者甚衆

也於是悉

罷方

為

少寐而已

宣帝地三年好為史

命也死者不可

寧失不經今治

獲八名立者多

自安之道在人

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

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

上善其言置廷尉平

特愚惑

者天下之大

其殺不幸

死非惜入也

以此也俗語曰晝

昏

夫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光武建武中杜詩為

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

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

合會取為太信所

但用璽書或以

軍旅尚與賊虜

無如姬之仇則

已蓋謂此也書

期頓首車前曰臣聞

微行

初禁綱尚簡但以璽書

聞兵者國之凶器聖

人調計使而已符第

威重也聞者發兵

為無由知覺愚以為

費而不得

元出衛尉鈔

願陛下

多不

不盛

朱

亦累功

是牧守易代頗簡

太子者群臣承

正色曰今陛下

則陰侯可為天

置傳者以輔太

失為太子太傳以

明帝時王望為青州刺史

道見飢者裸行草食

所在布粟給其廩糧

不獲之興

身節食

誰可傳

士張佚

良為陰氏

欲

朕所太子平且拜

賜以輜車乘馬

百姓穿

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

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

五倫書

六

表請章示百官詳議

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

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

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

意議赦而不罪

章帝建初元

淮南濟南

疏諫書奏帝下

還徙者悉罪

三國

魏之

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

以楚宋之良臣不稟君

不當仁

身受育之昔帝嘉

乃上

後之聽

大怒踞

聖王

聖王

聖王

不以

群吏愚

之

唐太宗即位初務止刑獄

左右試以財遺

殺之尚書裴

物試之即行極

帝納之因召文武五

憎惡直欲懲戒不更犯耳

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為充華典冊具或言其

遂皆赦

非道德齊禮之義也

飲殺之非是有偏

非道

非道

非道

非道

非道

非道

非道

則欲民有棟宇亭膏  
 有室家今聞鄭已約  
 痛自咎責即詔停冊○帝  
 音樂不稱旨帝責  
 使之教官人又  
 卿等於心腹乃  
 不拜曰陛下青  
 負臣非臣負陛下  
 誠難朕責  
 陽宮給  
 賜

有飽食顧嬪御則欲民  
 之豈為民父母意哉帝

學孫教官人  
 上乃  
 真  
 陛下  
 納諫  
 修洛  
 自洛  
 而七

國構  
 得不先為  
 宮室木皆致  
 火出乃鐵鑄為  
 鐵轂隨而易之  
 用數十萬土  
 宏侈者皆毀之  
 效之也陛下襲亡隋之  
 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  
 玄素所言有理即為之  
 年房玄齡以微諫歸身

七國豈  
 隋營  
 則憂摩  
 百人齋  
 費已  
 加營繕  
 前日惡之今日  
 易  
 帝  
 房玄  
 營之今  
 素絲二百匹○十八  
 言玄齡自義旗之始翼



贊聖功武德之季自  
 之勤玄齡為最自非  
 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士  
 棄數十年之勳舊帝  
 危之本中書令  
 朕比來急於  
 求諫不倦比  
 耳帝撫掌大笑曰  
 侍臣曰玄成  
 天下之事  
 卿

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  
 退棄此若以為  
 鮮之過  
 借身有臣論安  
 以異  
 帝謂  
 云  
 亂公  
 知其

善去邪  
 事公卿侍臣  
 高宗高祖  
 常伯李安期進  
 任使且十  
 比來公卿有  
 而在位者已  
 招納務於搜訪不  
 敢不竭忠誠此皆  
 之

睿宗景雲中正月望日

請夜開門然燈百千炬  
 司刑少  
 賢逸於  
 及祖  
 已  
 不入誰  
 帝深然

三日三夜上御延喜  
挺之上疏極諫

玄宗開元元年帝講武  
在帝歡甚咨天下事

知帝大度銳於  
以十事聞

曰乘拱以來

師青海未有

肩解氣

朝候古之任

樂凡三日夜左拾遺嚴

可吏召詣行

石卿道尋其朕崇

堅帝意因

願

崇

來千佞

后氏臨

出乎戚里

具外一

絕

任其憂可

之以禮可乎

臣願群臣皆得

皇造金仙

漢以祿葬

代法可乎帝曰

書同中書門下

肅宗至德中閔東

司膳負外郎李勉

者勉入而上言曰元

戚屬不

陛下按

臣沮折

先帝上

可乎

尚

尚

對曰某被

對曰某被

兼汚者半天下皆欲

五倫書

君道卷十一

一六

心歸化若盡殺之是區天以資兇惡也帝遽令奪騎

省釋由是歸化日

德宗興元元年於行宮

林大盈盧陸贄以為戰

則士卒怨望無

憲宗元和五

吐突承璀

碑非舊制不可許帝

切因泣下帝

中書舍人

不口也

以資兇惡也帝遽令奪騎

之勿勝曰瓊

之帝即命

飲口

論

已辭言懇

以解為

言

為

功賜而

宋太祖嘗召

曰真若寡欲

真宗時王欽若與

爭帝召王

同下御史府

欽若等特陛下

日取昏明日召且前

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

忿爭無禮之罪或問

且曰願至中書召欽

心問養身

奏事忿

欽若

曰

知坐以

願且

大臣坐

以

御意如何

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

之後少間罷之未晚也。而一鄉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帝以頻歲旱蝗問翰林學士李迪曰：旱蝗荐臻將何以濟。迪請及內。帝曰：賦寬

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甲

其至當出金帛

下詔賜之。以

之役過重

仁宗持三司使王

翰林學士張

始立法非

宗北

天子於財無內外願

向使侯

賦寬

亦未下

其慶死世

其禁

世宗許之

語宰相立罷

手詔罷不可

之河朔父老相率

上恩且刻

神宗初即位

改法度人心不

不見之怨帝問何謂不

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

以聞○群臣請上尊

請作樂左僕射富弼言故

不見是圖願陛下圖

古入所謂天下之

令條古事可為戒者

帝以又阜不許

上以同

以卿

以罷

以

以

天節虜使當上壽故

以示夷狄乞并罷上

益畏天戒遠姦倭近忠良

正文直苟非受君志字

銘諸肺腑終老

難解六

院當答語

末年有建言者

法獨知以為

帝時置

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

即日而兩朝又上疏請

事與理

統廉

齊今日之志則天定不

雜頌

此名帝

使中外曉然

受尊視○帝嘗

雖朕過失

患不明

進

頌三言朕當

有所隱○王安石執曰

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

易免不足

人事之味修爾今耳

各詞

不復

在

太廣

曰

色

自

正

人事以應

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遑

語安石曰臣未之聞

以監安上門因又旱歲

征食之急東北流耳

區扶攜塞者大愁苦

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

向糜或茹米實草

根至身被鎖械而負

然乃

繪所見為圖

天

必雨

開

封體放

熙

河所用兵諸

呼

方由保甲並罷

入

輔臣入資

去

哲

言

不見

入材

可大任者

善惡

圖任舊人中堅

以

移聖意天下

高宗建

事

帝曰

遷

何也綱對曰

大功

可成否則衡右程書

言恭

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

紹興元年中書

舍人兼侍講胡安用

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

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

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

必先制國制國以中

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

元不可不郵也

政立政有經必先

吏皆郵民事也而此有

行人心順從惟上

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

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

所命以守則固

此顧八士

也養氣所

也具此五者帝

也具此五者帝

問○王十朋諫曰

飾者自若其

不也也

不也也

化衣

取交

綱

孝宗淳熙十

夜

大本者陛下之心

緩

紀變化風俗

綱

而本

綱

私

綱

西太一宮兼崇政殿

綱

○黃洽遷右諫議大夫

綱

物張在為國得

綱

廷尊朝廷尊則廟

綱

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

綱

以秘閣脩撰奉祠

綱

天理

綱

君子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進則庶職舉庶職天下台帝首肯再三乃曰卿如笑解耶

良金美玉渾厚無華

理宗時同知樞密院趙葵

有幾天下之才其可可

官用

○帝嘗以廣東

帝乃遣使趣之

舍者與之

其

其大者

其大者而講明之

其大者治兵自心財

之

之

有守

為禮部郎中

德秀魏了翁當

為監察御史咨

仇視善類

今死金剛

相賀渙然解體

元世祖時實默為翰林學士

侍世祖前默言君有過

尚今則不然君曰下

非善政也明白復作於樞密者失一鵲帝怒侍臣

之愛帝嘉納之信

樞密南

右之所

君曰否臣亦以為否

於樞密者失一鵲帝怒侍臣



擇獵者不

或悟至此

之餘觀其

上下之禮其地多山

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師

也

諫

忠

生也

或從旁大聲謂道

問既退乘忠等賀默

○帝將討日本問趙良弼

民俗狼勇嗜殺不知有

水無耕桑之利

灣海每

之巨盛

之請專戮其尤者

口制令天下

今從其請

速

仁宗

巨測及兒只

下有殺御史

今日平後乃

宰京

下

先只侍側帝

曰直由太宗太宗不

在納璘耶當之以成

任進

得天下以得民

自平

史

采

之遺直也朕安得

用之帝笑曰卿意

曰帝王

殺民之膏

血多取刑民困

甚善朕思之民在重

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

文宗時史惟良上言

貫若此之弊

有

嘉納之

五七月

曰卿言  
為君今理

為害者乘國家經  
為深此正更新百廢之時

事

主公躬

定真可

公今日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

及

我能行

賜之幣以彰其

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

曰近句容有兇為害

主上既遣人捕獲之今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

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

思顏又

乃能

地百官

洪武十五年八月

國莫如薦舉獻忠莫如

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

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

肅二十九年而

漢入主中

聖朝

開位乃知秦

大願

陛下惟

之

竹間言報

表國敢

九十四

惟平陳漢一

丁未十八年

沙

皇祚傳

書

及見鑒之

德慎罰亦一

五倫書卷之十二

備遺

五倫書

卷之二

十一

